

“华夏之花”绽放米兰——

仰韶彩陶被奥林匹克博物馆永久收藏

本报记者 师宝华

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于近期圆满落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5金4银6铜共15枚奖牌的优异成绩,创造了史上最佳境外参赛纪录,实现了运动成绩与文化宣传的“双丰收”。在这场冰雪盛会中,一件来自中国远古的礼物,不仅为赛场上的奥运健儿加油助威,更在亚平宁半岛播下了中华文明的种子。

当地时间2月5日,由仰韶文化圣地——河南省三门峡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王新军团队精心制作的“花开冬奥”彩陶盆,被米兰奥林匹克博物馆正式永久收藏。这件通体饰以红黑经典纹饰的彩陶盆,作为“米兰奥运万里行”代表团的重要文化使者,完成了东方古老文明与奥林匹克精神的又一次深刻对话。

架起文明互鉴的“友谊之桥”

将这—珍贵的非遗作品捐赠给奥运博物馆,并非一次偶然的举动,而是一场文明接力。

作为“米兰奥运万里行”核心文化交流活动的一部分,代表团以“跨越山海,共传冬奥,文明互鉴,面向未来”为主题,旨在深化国际体育文化交流。王新军团队的彩陶盆,正是这一主题的实体化身。它不仅是中国主动延续奥林匹克文化传承、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魅力的重要实践。

记者采访得知,这并非王新军首次与奥运结缘。2024年,他曾带着“花开奥运”

彩陶盆沿着圣火足迹,抵达现代奥运会发源地希腊雅典及巴黎奥运会现场。从巴黎到米兰,这场“仰韶文化奥运之旅”让古老的东方彩陶在国际体育盛会上持续绽放。此次被米兰奥林匹克博物馆永久收藏,意味着仰韶文化不再只是陈列在展柜中的历史印记,而是成为奥林匹克文化殿堂中的永久组成部分,填补了东方史前文明在奥运文化交流中的一项空白。

正如王新军所言:“非遗不能只‘躺’在博物馆里,它需要‘活’在当下,‘走’在路上。”这件彩陶盆正是“走”在了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大道上。

解码“华夏之花”的三重共鸣

这件被学界誉为“华夏之花”的艺术珍品,其原型是1956年出土于三门峡庙底沟遗址的国家一级文物——花瓣纹彩陶盆。作为仰韶文化鼎盛期的标志性器物,其“花花相连,瓣瓣相扣”的构图,被视为中华文明最早的“文化基因代码”之一。此次复刻作品,既严格遵循古法,又以当代匠心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与奥运精神形成了跨越时空的三重共鸣。

第一重共鸣:色彩之烈。那抹源自远古祭祀的“仰韶红”,深沉而热烈。它不仅先民审美与精神的寄托,更在冬奥会赛场上,与奥运健儿奋力拼搏的一腔热血遥相呼应。泥土与火焰淬炼出的红色,仿佛凝固了赛场上每一个激动人心的瞬间。

第二重共鸣:纹饰之美。彩陶盆上流



王新军(右二)手捧仰韶彩陶盆与米兰奥林匹克博物馆馆长及工作人员合影

转动花瓣纹饰,在静态的陶器上勾勒出动感的韵律。当目光移至远处的阿尔卑斯山,这流动的线条又与冰雪运动留下的优美轨迹暗自契合。东方“水土”的柔美曲线,与西方“冰雪”的纯净线条,在这一刻达成了艺术上的共鸣。

第三重共鸣:理念之合。最为精妙之处在于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构图理念。这种“瓣瓣相扣”的紧密结构,超越了单纯的美学范畴,与奥林匹克格言中新加入的“更团结”产生了强烈共鸣。它向世界无声地讲述着:正如花瓣相依方能成花,唯

有文明互鉴、携手共进,人类才能拥有共同的未来。

如今,这件承载着深厚文化底蕴与时代精神的彩陶盆,已在米兰奥林匹克博物馆安家。它不仅让“仰韶红”与阿尔卑斯山的“皑皑雪线”形成动人的视觉呼应,更作为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缩影,继续向世界讲述着精彩的中国故事。从庙底沟的泥土,到米兰的殿堂,王新军团队以其对泥土与火的艺术的执着,持续探索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路径。

速递

灵宝市焦村镇:非遗莲花灯绽放时代新光彩

灵宝市焦村镇南安头村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刘洋的工作室内,五彩斑斓的莲花灯错落排布,流苏轻摇、光影浮动,处处洋溢着浓郁的节日氛围。南安头村莲花灯制作技艺历史悠久,是三门峡市非遗代表性项目。刘洋自幼跟随长辈学习莲花灯制作技艺,从启蒙学习到独立坚守,始终用心传承着这项古老的民间手工艺。一盏完整的莲花灯,需要经过选料、扎架、裱糊、绘彩等数十道精细工序,每一个步骤都承载着匠人对传统技艺的敬畏与坚守。传统莲花灯以红、粉等暖色调为主,严格遵循莲花经典造型进行制作,寓意着团圆美满、吉祥祈福,是当地群众元宵佳节期间不可或缺的重要民俗符号,承载着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为了让古老的非遗技艺贴近现代生活、跟上时代步伐,刘洋在牢牢坚守莲花灯传统工艺精髓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创新。他将三门峡特色天鹅元素巧妙融入灯笼设计中,打破了以往单一的花瓣造型,把天鹅羽翼、颈线等形态与莲花瓣自然融合,同时优化灯笼骨架结构,让原本静态的灯笼更具灵动气韵。刘洋表示,莲花象征着团圆美好,天鹅是三门峡的城市名片,二者有机融合,能够让更多人通过莲花灯认识灵宝、了解三门峡。

此外,刘洋积极借助新媒体平台开设直播,一边向网友直观展示莲花灯的扎制全过程,一边细致讲述非遗技艺的传承故事与创新巧思。线上直播的方式,不仅有效拓宽了莲花灯的销售渠道,更推动了非遗技艺跨地域传播,让源自乡村的莲花灯走向全国各地。

近年来,焦村镇深入挖掘本地特色地域文化资源,以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为重要支点,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全力推动莲花灯制作从传统家庭小作坊向品牌化、特色化方向发展,积极探索“非遗+创新+产业”的乡村文化振兴新路径,点亮了群众致富增收之路。

灵宝市焦村镇:非遗莲花灯绽放时代新光彩

欢聚闹元宵 邻里一家亲

为弘扬传统文化,增进邻里情谊,3月2日,湖滨区涧河街道文一社区与市直东区物管会联合举办“龙马闹元宵,邻里暖人心”元宵喜乐会,社区居民欢聚一堂,共庆佳节。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伴随着欢快的锣鼓声,秧歌队和舞龙队闪亮登场。舞龙者手中的巨龙上下翻飞,活灵活现;秧歌队队员们则踩着欢快的节奏,扭出了幸福与喜悦,引得现场居民阵阵喝彩。活动现场,社区最美楼长、最美业主、“五好婆婆”、“五好媳妇”、最美党员、最美志愿者等近百位代表也相聚一堂,参与活动、交流心得。他们用实际行动,为社区的发展和建设贡献着力量,成为社区居民学习的榜样。

随后,趣味游戏环节将活动推向了高潮。投壶、夹乒乓球、套圈等游戏区域前围满了居民,大家积极参与,欢声笑语回荡在现场。洗洁精、牙刷、洗碗布等实用好礼,让参与者收获满满。居民们纷纷表示,这样的活动不仅增进了邻里之间的感情,也让大家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温暖。

文一社区负责人表示,此次喜乐会丰富了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建设文明和谐、温暖幸福的美好家园奠定了基础。



邻里同乐闹元宵

为迎接元宵佳节,3月2日,鑫苑物业三门峡分公司博丰藏珑小区举办丰富多彩的元宵活动。现场准备了香甜的汤圆、酥脆的爆米花,还有精彩的文艺节目和趣味套圈游戏,吸引了众多居民参与,欢声笑语不断,处处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氛围。本报记者 胡晓萍 摄

精彩大戏庆佳节

为欢庆元宵佳节,增添节日气氛,近日,在浥池县平桥桥口袋公园广场,“马派传承爱心小分队”联合洛阳戏先生抖音直播团队,为近千名群众献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戏曲演唱会,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陈旭 摄



卢氏县:好戏连台惠民生

为“送戏下乡”惠民演出走进卢氏县文峪乡南窑村。三天连台的好戏轮番上演,广大乡邻过足“戏瘾”,脸上绽放幸福“宵”颜。

当日的南窑村文化广场暖意融融,人声鼎沸。随着一通铿锵锣鼓敲响,大戏正式开演。戏台上,演员身着精美戏服,嗓音圆润嘹亮,一段段经典唱段婉转悠扬,赢得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76岁的李大爷特意带着孙女从代家村赶来,他说:“我一辈子爱听曲儿,带孙女来,就是想让她接触戏曲,把咱们的老戏一代代传下去。”

好戏连台,横涧乡兴贤里社区广场同样热度不减。卢氏县曲剧团的专场演出吸引了十里八村近千名群众驻足观赏。此次展演共安排6场大戏,既有家喻户晓的传统经典,也有紧贴时代的现代新编。悠扬伴奏配上高亢唱腔,演员们神采奕奕,将剧中人物的喜怒哀乐刻画得惟妙惟肖。“现在生活越来越好,在家门口能看这么地道的大戏,心里真高兴。”一位居民连声称赞。

近年来,卢氏县持续完善公共文化设施,以戏曲惠民展演为抓手,推动文化服务下沉基层。一场场连台好戏,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让传统戏曲在乡土焕发新机,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力量。(常帮娃)

诗人陈年喜到我市采风

为记录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发生的巨大变化。同时,诗人、现实主义作家陈年喜,在三门峡热文友会的陪同下,专程前往他26岁当过矿工的第一站——渑池县张村镇曹窑村采风。

据悉,此次采风是陈年喜应《中国作家》杂志社约稿,写一部中篇小说,以渑池县曹窑村数十年变迁为背景,写这片土地上的山川风物、人文掌故、百姓情态、社会巨变,人与土地、村庄与矿山的情感纠葛。陈年喜年轻时,曾在灵宝市朱阳镇、渑池县张村镇等地的矿山工作。此次采风,他决定沿着这条当年“讨生活”的路线,一路察看地理风貌,走访黄河风情,并记录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发生的巨大变化。同时,前往石壕村崤函古道、七里村古槐、苏秦故里、槐扒古渡、白浪古渡等地采风,为下一部作品创作打下坚实基础。

当晚在三门峡明珠宾馆,他还与三门峡文友进行了坦诚、热烈的交流。

陈年喜曾获首届桂冠工人诗人奖,《在渑池,我第一次见到了黄河》获2025年度《花城》文学奖。出版有《炸裂志》《活着就是冲天一喊》《微尘》《一地霜白》《峡河西流去》《人间旅馆》等多部畅销作品,作品集阐释了文学永存的密码,记录社会真实,反映人生百态,意境高远,文字优美,颇受读者欢迎。

史海钩沉

风雨沧桑杨公寨

姜涛

在灵宝市尹庄镇杨公寨村有一处杨公寨,相传初为宋代名将杨继业的家将屯兵演武之所,也是弘农杨氏遗迹之一,后人为了纪念它的创始者,称为“杨洪寨”,后逐渐演变为“杨公寨”,2002年被当地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寨子北、东、南三面临沟,一面连接横岭原,由横岭原进入寨子,仅有一条小路可通行。小道两侧为幽谷深沟,沟底不时有凉风上袭。居高俯瞰,整座古寨酷似一颗花盆中的仙人球,玲珑险峻,当地人形象地比喻为“金钱钓葫芦”。在“金钱”的尽头,一座高大的古堡式寨门迎面耸立,门洞上镌刻着“定远

山”三个篆书大字。由于古人在为建筑物取名时,往往会与实际相结合,同时考虑环境、人文等因素,“定”字,有“安定”之意,使得杨公寨在险峻之余又增添了几分历史沧桑与文化神韵。

穿越古老的圆拱形门洞,可见到约10米处的第二道寨门,门楣的砖雕匾额上写有“峰峦耸翠”四字。寨内的主街道是一条狭窄的南北小巷,地面上层层叠叠地铺满了卵石,青色的条石台阶连接着一个古老的门楼。它的东侧又平行地派生出两条窄短的东西胡同,三条小巷看上去像是一个放倒的大板凳。这种依势而建,

布局不对称的建筑设计在当地是不多见的。精美的雕梁画栋、具有豫西古老民居特色的四合院、木阁楼、砖雕门楼尽显历史风韵;门上的匾额砖饰华美,题记高雅,各个院落都充盈着浓厚的书香气息,古寨里处处洋溢着清风清韵。

寨子的北端是一个开阔的场院,古老的大树下孤零零地横陈着一个石碾盘,石砌的墙基散落在四周,此处可能是寨人们纳凉集会以及议事演武的所在。

据村中老人介绍,杨公寨最早是汉代太守杨震后裔为躲避战祸而建造的宅邸,当地人叫它“杨洪寨”。查阅弘农杨氏族

谱上的杨震支脉,名叫“杨洪”的历代共有3人:三国时蜀郡太守、忠节将军、关内侯杨洪,宋代天波杨府里的老家院杨弘,明代镇朔大将军杨洪。究竟是哪位杨洪所建,尚待进一步考证。杨公寨寨门为汉代建筑,寨子里现存的地上建筑最早可追溯到明代,大部分建筑是清代由尹庄镇岳渡村两位杨氏兄弟为避匪患合力修建。新中国成立后,杨公寨才逐渐恢复了往日的安宁。

岁月流逝,世事变幻。历经岁月的洗礼,杨公寨依旧顽强地矗立着,仿佛默默地守护着这座古老村寨昔日的繁华与荣耀。